

## 開放文學－諷刺警世－二刻醒世恒言 第八回 張一索惡根果報

天堂地獄苦茫茫，善惡由人做一場。不死不生囚狂狷，些兒獄吏賽閻王。看官，你道我如何說此四句？只因世人侈口招施，動稱為善的死後上天堂，有許多快樂；為惡的死後入地獄，有許多苦惱。其理未嘗不是。但善人原是良心不昧，聽說這些言語，愈加敬重天地，日省於心，夕惕乾內，卻從自己本心上發現善根，不消人勉強他。所以為善惟苦不足，久久便有積善之報。所以《孟子》說「強為善而已矣。」《易經》上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好善之人，自不必說，惡人聞了此等言語，反以為怪，何曾肯十分裡信他一二分？一切置之度外，日日懷著僥倖之心，任意作為，只說道「陰司裡事是渺渺茫茫的，那裡便有此事！」豈知陽世間現放著天堂地獄，人都不曾覺得，但混混的過了些不明不白的日子，到得那禍患臨頭，懊悔已是遲了。還有一種至死不肯懊悔的，豈不與禽獸無靈者同是一般？如今且待小子，特為世間人，一提醒出來，大眾可不回頭麼！詩曰：

為惡若無報，獄中無罪人。  
為善若無報，朝中無宰臣。  
只此眼前事，天堂地獄分。  
世間良善輩，提醒此根因。

明朝北直隸順天府大興縣，有一惡人，姓張，名震，號長男，充當東廠裡一名番手，乃是口口府差在外面，專一緝訪官員私下的事體。這張震一生積惡，倚宦官的威勢，私制非刑，專恃口詐為生。袖裡常是帶著一根鐵索，出外口口口口不離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人就替他起一個插號，叫做張一索。自此無論犯罪不犯罪的，都以一索呼之，他也欣然得意，倒自說道：「若要發積，諱名叫出，我如今也待發積了。」長安道上聞他名字者，無不畏懼；各衙門衙役遇著公事，都要聽起一股使費與他。卻也奇巧，娶著一個妻子汪氏倒賢慧，一心向善，好的是念佛看經，齋僧佈施。時常早晚，每每苦勸丈夫：「改惡從善，不可害人，不得好報，莫疑心說天理不近哩。」這張一索天也不怕得，那裡肯聽信妻子言語，一些也不以為意。日日在外，緝探得稍可生發的，輕輕一索拿回，用起非刑吊拷，直索詐得稱心滿意，威逼他寫了服辯，才肯鬆放，以此為常。

一日，到海岱門一個蘭生酒館，同著幾個伙計進去吃酒。只見西首座上，有二人低聲悄語，在那裡商議公事。一個僕者執壺旁邊立著。張一索便用心坐在他貼身一座，傾耳竊聽，聽得田甫挽錢乙，幹辦前程，打點吏部，得用若干銀子。錢乙說道：「要做黑虎跳，須得五百兩銀子，就選得主簿，乃是現缺；如要做活切頭，須要上千哩，我都有腳力可做。」這些言語，不提防張一索在側邊暗暗聽得，便立起身來，向袖中取索。那錢乙乃是做白日鬼的慣家，抬頭起來，一眼看見風色不好，競往館外走了去了。一索卻把田甫主僕二人捉住，拿到家中吊起，喝道：「如今功令森嚴，你等做得好事，我明日送你到老公公那裡，直要問你個死罪，還要受個一套兒哩。」田甫抵賴不過，只得苦死哀求饒命。一索道：「你要我饒，送我五百錢銀子，便饒了你罷，不然就先結果你二人鳥命。」田甫哀告道：「須放我出去，揭借百金相謝。」一索道：「自古說善錢難捨，不教你受刑，如何肯出錢，我先與你一個酒筍鼻，再與你一個火燄山，不怕你不拿出來。」一面說，一面便把田甫二人倒吊起來，拿過燒酒，往鼻孔內灌去，這喚做酒筍鼻。二人苦熬不過，哀求饒命，一索不理，放下酒壺，又將草紙燃著，向鼻孔熏蒸，燒酒著煙，苦不能禁，這便叫做火燄山。

二人疾聲大呼，只求放下，願送千金。一索不慌不忙，將二人放將下來，喝道：「快拿銀來，饒你性命。」田甫道：「須放我出去，方好送來。」一索不允，乃將田甫用索捆住，鎖在後園空房內，放其僕出外取銀。汪氏再三苦勸，一索只是不理。原來這田甫是福建人，距京五千餘里，一貧如洗，只靠那借京債，幹辦前程。不料被張一索拿住不放，只將其僕放出。共僕得了性命，奔回下處，盤纏又無，相識又少，尋思一回，苦痛一回，如何救得主人出來？眉頭不展，茶飯不沾。店主人見田僕如此，心下十分疑心，向前動問緣由。田僕遂將前情一一告訴，如今無計可施。店主人聽了大驚，答道：「原來如此。這張一索專一詐人錢財，害人性命，奉承當事，結交大老，財勢彌天，罪惡不顧的。你主人若無數百金與他，定然性命不保。」田僕見說，淚如泉涌，泣道：「這卻如何是好？」店主人看不過，說道：「你若無錢救主，不如告他一狀。這裡止有中城察院趙青天為官正直，不要錢，不怕人，不聽情面，還好救得你主人出來。」田僕聽罷，如夢方覺，即往寫狀店內，備說情由，挽其寫就告紙一張。次日，竟赴中城察院叫屈。本院姓趙，名良。為官廉明剛正，不避權貴，直是鐵面冷心，軍民感戴。當時看了田僕狀子，拍案大怒，叫把田僕帶起，即差快手四名，立刻鎖拿張一索，教出田甫，一同到院聽審。

且說公差領了按院差牌，竟到一索家中，直進內層，撞著一索，不由分說，登時鎖住，問道：「你拿的田甫在那裡？」一索再三推賴。公差竟進內房搜攔，聞得後園之內，有痛喚之聲，便向園中大叫道：「那啼哭的，莫不是田甫麼？」田甫聽見，急忙應道：「可憐我難人田甫，死在須臾，望乞饒命。」公差聽見，一齊搶入園內。周圍一看，並不見人，只見竹林下有矮屋幾間，黑黝黝的。便走近前，一腳踢開看時，田甫正高吊在樑上。登時解放下來道：「是你造化，再遲一日，準定性命難存。」田甫不知就裡，納頭便拜道：「列位何緣救我草命？」公差道：「是你僕者告到本官中城察院，差我等來取你，一同赴院審問。」田甫得了性命，大喜，跟同公差走出前廳。一索擺列酒飯停當，又托出五十兩銀子，向四個公差懇請寬限一日。公差道：「我本官性如烈火，誰敢遲延？登時要去回話。」一索只疑公差作難，又添了若干銀子，四人將銀子分了，仍將一索縛起，押到衙門。傳稟進去，趙良升堂開門。先有替一索講情的書札，傾刻堆滿案上。趙良明知是一索挽來的，一概取火當堂燒了。公差押解田甫等一班人犯跪了。趙良先問田甫，田甫稟道：「小人是福建福州府，三考已滿，在京候選。不料命蹇，遭逢張一索，無端拿到家中，百般吊拷，什麼酒筍鼻，什麼火燄山，種種非刑，逼詐小人一千兩銀子，將鐵鎖鎖在後園黑房內。幸得青天老爺公差救出，不然性命喪千異鄉矣。」趙良喝問一索道：「你如何無故拿平民，私用非刑，打詐財帛，王法何在？」一索抵賴道：「小人是東廠番子手，因這田甫央人要做黑虎跳，竄緣吏部衙役，小人便拿他送官，並無打詐等情。」趙良喝道：「田僕是你家放出，田甫是你家搜出，何曾送官？私置極刑，該得何罪？」即令重責五十板收監。兩班皂隸見本官發怒，不敢作弊，盡力打了五十板，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田甫主僕二人，無辜釋放。將張一索發在死囚牢內，獄卒也不敢鬆放，日間腳繮手肘，夜間便上匣牀，任他上下使用，各處央求書札分上，趙良只是執法不饒。下役凜凜畏罪，那個敢寬了他？一索妻子汪氏，日日啼啼哭哭，送飯到監，不得見面，只好遞與獄卒。獄卒恣意自家吃了，只與他二餐薄粥度命。

看看關了一年有餘。汪氏一日探聽得趙良出巡在外，遂用重賄買囑獄官、獄卒，要求一見。獄官便私下放進汪氏，夫妻相見，二人抱頭大哭。汪氏看見丈夫渾身傷損。手足拘係；又見監中百般刑具，並各眾罪犯形狀都是活鬼一般，乃泣對丈夫道：「我當初勸你為善，有那智明長老圓覺和尚，常是說道：為善的上天堂，一般樣穿衣吃飯，父母、兄弟、夫妻、兒女歡聚一處，這都是在生忠孝仁義之人；為惡的入地獄，受諸樣苦楚，披枷帶鎖，忍飢受凍，百體損傷，親人難見，這都是在生欺詐惡狠之徒--你平日一句也不肯聽信。我今日見你在此受苦，皮肉開裂；日間手足繮鎖，送來酒飯，都被獄卒吃了，忍受飢餓；黑夜上了匣牀，分毫轉動不得；夏則毒蚊叮咬，冬則百體凍僵；日夜耽著鬼胎，不知存亡死活；昏昏沉沉，黑黑暗暗，舉頭但見土牆，不瞻天日。只此一處，便是活地獄了。」汪氏說一回，哭一回。一索道：「我若這番得出此牢獄，定然學做好人，不復再為前非了。」夫妻二人說了半日，獄卒催令汪氏出去，汪氏只得含淚而別。過了幾時，趙良出巡迴衙，取出張一索，加責八十板，向了三年滿徒，登時押解起身。一索整整當了三年徒滿回家，汪氏力勸丈夫賣了東廠頂首，做些買賣。一索勉強依從，權且出了衙門，與妻子商議道：「京師五方雜處，百貨流通，不如開個牙行接貨。若自有現銀應客，利息自然加倍。」汪氏道：「牙行買賣甚好。古人云：人來投主，鳥

來投林。須要公平正直，生意才得興旺。」一索擇個吉日開張，掛水牌一面，上寫「各省雜貨牙行，現銀應客。」日往月來，也積有千金家當，夫妻二人快活過日。

一日，忽有個松江布商，販布一千捆，值銀三千兩，聞得張一索行內有現銀應客，竟來投下，將貨都發在張家行內。一索歡喜，擺酒相待接風。也是這商人悔氣，卻好是日皇店內失賊，盜去松江細布一百餘捆，掌店的李公公，便是張一索舊日的本官。其時李內監差人四下緝訪，張一索聞知這個消息，陡起不良之心。又發凶貪之狀，一直把那改惡從善的念頭，又撇到東洋大海去了。正是：

敗子回頭金不換，惡人為惡水推船。

張一索復起了一個行惡念頭，竟走到皇店內，見了李內監，稟道：「小人昨夜接了一個松江客人，販布一千捆，見放在小人行內，但無憑據，不好起他真贓。今日特來請了公公圖書印記，待小人今夜將他布袱側邊暗暗都印了公公圖記，明日公公處差人竟來起贓，拿本客送官問罪，這算做小人的小孝順。」李內監大喜道：「待起了布來，我賞你五百兩銀子。」一索拿了圖書回家，獨自一個，不消兩個更次，暗將布上都用了印號，布商那裡得知？到了次日侵辰，只見皇店差捕如狼似虎，一哄趕到一索店內，起贓拿賊。先把布商縛起，喝道：「好大膽的賊！你盜了皇店內的布，那怕你生出十顆驢頭來。」布商嚇得魂不附體，只得分辯道：「此布乃本商血本，逢關納稅，遇路起夫，現有通關稅票為證，如何是皇店內貨物？」差捕道：「且叫你看了證據，自然做聲不得。這布一進皇店，捆縛上就用了掌店公公的印號圖書，如今你自去看。」布商道：「這貨都在我手裡過，有甚圖書？」布商便逐捆番將下來，明明布捆結上印著「掌皇店內監李印記」八個字在上，布商一見，頓足叫苦，不知高低。差捕不由分說，將布商鎖了，送去見公公，將布盡行起回皇店內。李內監大喜，寫了文書，參送刑部，登時將布商盜劫欵置貨物，立時處決。一索過來見了李內監，李內監大喜，遂吩咐掌家，立取五百兩銀子，賞賜一索。一索決不肯收，再三推辭，叩頭說道：「小人不願領賞，求得公公抬舉，發書一封，與軍政衙門，得選一武職，感恩不淺。」李內監也依了，即時寫了一封書，付與一索。一索到家，不與妻子說那謀首布商之事是他所為，只說李公公的恩出望外，如今許我為官。汪氏也喜，一索連忙備了賄賂，上下使用，然後將書投入戎政。一來真是錢可通神，二來又仗著太監的威勢，戎政尚書便替一索題了海口防倭守蚤。聖旨一下，張一索小人登時就沐猴而冠，同妻汪氏起程赴任。

原來海口防守，專管通番往來的船隻。一索自到任之後，但遇通洋的船，盡行放去，一隻也不攔阻，也不要他納稅使費，耽耽只候回轉之日，將船隻盡數留下，商人俱坐他一個私通洋賊的罪名。暗用一班惡役，俱送到海水深處。如此數年，不知害人性命多少。忽然一日，也是這一索的時辰到了，有人報稱察院趙良新升福建巡撫，不日上任。張一索聞報大驚，急切迴避不得，只得大著膽，仗著李內監的腳力，一同所屬官員迎接，參見趙良。趙良一時也就不認得，一索卻自心虛，退立在後。卻是這趙良到任三日，行香已畢，回衙就枕，忽得一夢，夢見數百鬼魂，上下淋漓透濕，各持長弓一張，索子一根，向前作泣訴之狀。忽然雷震一聲，把眾鬼驚散，只見面前都是一派汪洋大水。趙良驚醒，細思此夢蹊蹺。鬼者冤魂也，上下身濕，又見大水，此必墮水而死之鬼魂也。弓而長，張姓者也；各持索子一根，聞雷駭散，此必張震，屈害多人，故夢中來告也。次日升堂掛牌，即日巡視海口。一竟來到張震管下地方。張震心懷疑慮，只得小心迎接。趙良周圍巡閱一番，但見海邊泊著空船百有餘只，大小不等。便問張震道：「此是何船，空泊在此？」張震答道：「此係民船。」趙良道：「既係民船，如何有船無民？」張震心慌，一時無可回答。忽然一陣狂風大作，海潮一擁，東灘西漲，將船都吹向上流下邊一個灘上，漲起白骨骷髏有百十餘堆。趙良歎聲說道：「舟雖無恙，舟中之人皆白骨也。」喝令左右，即將張震捆起，一打成招，登時抄沒家資數百萬；奇珍異物，都是向年客商海外貿易來的，不計其數。趙良即便上疏入奏，奉旨參送刑部，三法司官問成凌遲大罪，關下天牢，免不得依舊繯扭在身，夜間依熱匣牀安置。汪氏依先哭哭啼啼，送衣送食，不能見面，關了兩年，受盡牢獄之苦，到了刑期，取出到西牌樓下，碎磔於市。汪氏赴妙慧庵出家為尼，得善終焉。正是：

未來過去總難知，其把當前錯一時。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總批：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可修行。古人之言信不爽也。張一索倚官肆惡，應受此報。人能效張一索轉念存仁，倚官行善，則救人患難，真無量無邊矣。善惡分途，一念之微，而借風使帆，為力更易。善者勉之，惡者戒之，則普天下皆一團和氣也。何快如之！